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二十回 侯化泰又逢強中手 顧煥章出世遇賓朋

歌曰：無事莫生愁，訪名儒，伴道流，本來面目宜參究。福是人修，閒是人偷。夜遊秉燭明如晝，好優游。何榮何辱，呼馬呼牛，一放綠山頭。那追風仙猿侯化泰一見小伙計送進飯來，往桌上一放，裡面空空如也，連酒帶菜，全都沒有了。小二說：「大爺，這件事真怪。我從廚房之內手托著托盤，是兩碟菜，一壺酒，一雙筷箸，共是這些。走至這屋中一看，就不見了，必是鬧鬼。大爺，你別著急，我去到廚房之內快些給你老人家再要一份來。」侯化泰聽了，氣的顏色更變，說：「我不吃了！我找這個偷菜的人去。」站起來，一飛身，躡至院中，說：「好一個餓鬼，我來與你算算帳！」他躡上房去，說：「好賊，你偷我的飯吃，你打聽打聽我是誰！」此時天已二鼓之時了，嚇的小二說：「大爺，你下來吧，我給你找去就是了。」侯化泰說：「你不要管，我非追跑了他不可！」正說著，後邊「叭」的一響，一宗物件正打在侯化泰的頭上。侯化泰是一個冷不防，他回頭一看，就連個人影兒全無。自己心中一動，說「這可不是人，必是鬧鬼。要是人，憑我這個能為，萬不能我瞧不見他。」想罷，往四下裡一望，並不見一個人影。天色黑暗，他說：「這可不好，必是有鬼。」後面又「叭」的一下，正打在頭頂之上。侯化泰一回頭，又並未看見人，說：「可不好，這是什麼東西，正打在我的頭上？我也不知是什麼東西。好狗才，這還了得！真不要臉！」他跳在院中，又被打了一下。把侯化泰打得心中著急，口中直罵。

開了有半夜，連這店中打更之人也起來，說：「你老人家別鬧了，天亮再找吧。」侯化泰不聽，又找了半夜，也沒有。自己一想：「是了，這必是那個陀頭和尚，他要報仇。我知道了，我去找他去，他在小鐵善寺，我問問打更之人是往哪邊走。」問明瞭，自己飛身出店，順道路往西，出了村口，往北一拐，走了有半箭之地，看見那正北有一座廟，甚是高大。周圍鬆樹，一帶紅牆，山門高大。侯化泰來至廟前一瞧，那山門上一塊匾，上寫「鐵善寺」。只見角門外有一個人火工道人，正掃街呢。侯化泰過去說：「朋友，這廟中和尚可在廟內？」那火工道人說：「在廟中呢，方才起來。」侯化泰進了角門，見那鐵善寺紀忠，正要那十八顆人骷髏骨的素珠，上串一條鹿筋繩，串在一處，是一條鞭，耍起來風雨不透。那侯化泰連連叫好。和尚一看，是追風仙猿侯化泰來了，連忙收住架勢，問：「侯壯士，你來的甚早？」侯化泰說：「和尚，你真不懂交情，昨夜晚你打得我好！」紀忠說：「我並沒有往那裡去，我回來之時，自己練了兩趟，我就睡了。你可別冤人哪！」侯化泰說：「不是你？我沒有仇人，昨夜晚也不知用什麼東西打了我幾下，我想這事總是你。我也不是說句大話，我是山東東昌府二十里鋪侯家寨的人，綽號人稱追風仙猿侯化泰。我在北五省很算有名的英雄，除卻了我師兄朱天飛，再無二人是我的對手。我昨夜就遇見一個比我能為大的，打了我一個不亦樂乎，我總須要訪這個人。」紀忠說：「不可，這個人也不過是和你玩笑，你我談談吧。」

二人在一處吃些酒，吩咐人：「來，預備素菜，大家痛飲一番。」火工道人伺候素菜，擺上酒菜，放下杯箸，二人對坐吃酒，談了些綠林中之人哪個是英雄，哪個是豪傑，哪個成名，哪個歸隱。二人心投意合。紀忠說：「老兄台這是往哪裡去？」侯化泰把盜了妖人的陰陽八卦幡，上王爺大營前去獻幡，要提拔姜玉為官的原故，說了一回。和尚說：「好，我也是八卦教作反，嘯聚雲南一帶，我的廟在湖耳山後大鐵善寺，只因天地會中雲南頭勇士小霸王楊勝，此人手使一條渾鐵點鋼槍，重有六十四斤，有萬夫不擋之勇。他和我盟的拜兄弟，叫我幫他造反，我也不好推辭他，我只可躲在這裡募化十方，重修這座廟宇。今在此地遇見你，也是三生有幸，你我緣。我當年是在綠林之中行俠作義，我想作賊沒有慶八十的，因此洗手。我跳出三教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一塵不染，萬慮皆空，掃地不傷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。這是我的本意，我焉能跟天地會八卦教在一處叛反國家，作那無父無君之事？」侯化泰說：「好！我在江湖闖蕩數十年之久，所作之事上可對天，都是濟世活人之心。我是到處有緣到處樂，隨時守分隨時安。」紀忠說：「好一個『隨時守分隨時安』！我們出家人是萬事皆空，只有靜觀雲水，笑傲江湖，袖裡乾坤，壺中日月，雖處寂寥之濱，而心中快樂，甘藜藿之食，物外逍遙，榮辱不驚，無觀禍害。這是我平生之志向。」侯化泰說：「你此時倒成了道學先生。我不吃酒，要告辭了。」紀忠說：「你忙的是什麼？」侯化泰說：「還有同伴之人，怕他們走了。我回頭在這裡多住幾日，我也想出家，和你在一處修行。」紀忠說：「好，我也不送了。」

侯化泰出了鐵善寺，正往前走，只見那邊河沿之上，有一個人跳下河去，口中歎了一聲，說：「蒼天哪蒼天！」侯化泰一看那個人，年有二十餘歲，身穿藍布褲褂，淡黃臉膛，粗眉大眼。看罷，過去說：「你先別跳河，為什麼，你告訴我知道。」那人聽有人問他，回頭看，見侯化泰是一個上年歲的禿老頭兒，他說：「你要問我，我是這四方鎮的人，姓馮，名叫長順。只因我孤身一人，我是皮匠手藝，我素愛練武。我們這鎮店西頭有一座五聖祠，那裡有幾個人在那裡練著玩耍，叫蠍子尾杜昌、花尾巴狼範金、狼狽梅成、坐地虎黃孝，這幾個人我們常在一處玩耍，踢腿練拳，我總贏不了他們。我自己和他們打賭，我輸了多少次了。今日我倒要和他們比武打賭，他四人說：『不賭酒啦，賭錢吧。』我把我的皮匠挑兒當了四吊錢，和他四人賭。我要想個主意，贏他四吊錢，不意倒輸了。我問他四個人是怎麼練法，是練拳腳，是練棍棒。那幾個人說由著我挑，叫我出一個主意。我說：『你們要把我打樂了，我就算輸了；你四個人只要打笑了我，我就算輸了。』那四人說：『我有主意，你躺下吧，我們要一個時辰打不笑了你，我們輸給你四吊錢。』我一想，這一回我是准贏了，我就躺下，叫他們打吧。那四個人更有主意，他四個人買了一把笞帚，把我的襪子給我脫下去，他四人用笞帚划我的腳心，我不由己的一笑，那四個人就把我那四吊錢他們留下了。我回來越想越難受，雖然說是錢少，我也無法再找四吊錢贖我的挑兒，我也無處找錢。實出於無可奈何，才來此處跳河來。」那侯化泰一聞此言，說：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帶我去，你就說我是你的師傅，我把你那四吊錢給你贏回來。你看可好麼？」馮長順答應，他帶路。

二人來到五聖祠。廟台階上有四個人正喝酒呢，正是杜昌、範金、梅成、黃孝，兩邊有幾個作小買賣的。侯化泰上了廟台階，說：「四位，你們贏了我徒弟了，我要領教領教你們！」那四人正喝著，抬頭一看侯化泰這個年歲，身軀又不雄壯，也不放在心上。侯化泰說：「你四個人要打躺下我，我算輸給你們十兩銀子；要打躺下我，你們四個人輸給我什麼？」杜昌說：「我這裡有十吊錢，你要贏了，我那錢就算是你的。」侯化泰哪裡把這四個人放在心上，說：「你們全來！」那杜昌說：「好！」躡過去就是一拳。侯化泰一閃身，一腳把這個踢下台階去了。那梅成過去，被侯化泰往台階下一扔，在那賣老豆腐的沙鍋上，只聽「哎喲」一聲。馮長順趁勢跑上台階之上，把那十吊錢扛起來，說：「師父，我走了！」侯化泰也把十兩銀子帶起來，跳下台階，回歸店內，換了一件衣服，帶上馬蓮破草帽兒，安上一條假辮子，手拿全棕百將折扇兒，來在五聖祠小廟前。見賣豆腐的正和梅成打架，說：「你就是賠我的鍋吧！我是一個小買賣，一家人全指著我吃飯，我也不知道這天遇見這個冒失鬼！」梅成說：「都是那個禿子，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，是個混帳忘八羔子！」賣者豆腐的也罵那梅成：「你這混帳東西，總得賠我！」侯化泰笑嘻嘻的直樂，說：「好，你們打吧！」